

外论精选

[编者按] 艾柯的《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一书, 中国符号学界业已熟悉。但是此书 2006 年的中文版乃从意大利文版译出, 而英文版 *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则比意大利文多出两章——此乃艾柯特地为英文版所作的重要部分, 且涉及了许多符号学理论的关键要素。此章在中文译本中的缺失对读者造成极大不便, 故本书特地请通家译出, 以饗读者。

镜 像

[意大利] 翁贝托·艾柯 著

张 颖 译

7.1 镜像是符号吗?

镜子是符号现象吗? 或者说镜像是符号吗? 从常识的角度看, 镜子就是镜子, 这些问题看似可能毫无意义, 但事实上, 在任何情形下提出这些问题都是有的放矢的。发现镜像是个符号可能意义不大, 但是若能发现镜像不是符号, 还能解释为什么就会有趣很多。虽然我们认为对镜像无所不知, 但是若把镜像从符号类群中排除出去, 可能有助于更好地定义符号, 或者至少定义符号不是什么。

当然, 我们先应该确定我们说的符号和镜像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 是否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构成循环关系, 以至于我们不确定是否可以从镜像出发去定义符号, 或者可以从符号出发去论证镜像。若从符号的定义出发, 是很难排除镜像的。因为镜像完完全全, 客观地, 令人无法怀疑地表现你, 然而, 从镜像出发去定义会容易些。定义镜像需要依

靠一些未表达出来的前假设，它们揭示了符号现象的本质和镜像是不同的。

没有系统的论据可以证明何者为先。人是符号的动物，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话虽如此，却并不排除人类对于祖先的镜像经历的敬意。毫无疑问，纳克索斯的神话似乎已经指涉某个生物，但是我们能多大程度上相信神话呢？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这个故事听起来似乎像鸡和鸡蛋的故事，或者语言起源的故事。由于我们缺少任何有效的关于我们物种起源的记录，我们最好保持沉默。

从个体论的观点来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不能确定符号过程化是以认知为基础，或是以推理为基础。精神分析对“镜像阶段”的研究表明认知能力（或者至少将自己身体当做一个完整的单元的认知）和镜子的经验形影不离。因此，“认知——推理——自我意识——镜子经验——符号过程化”似乎处在某个死结点上，很难在一个循环论证中找到起点。

7.2 想象界和象征界

拉康关于“镜像阶段”的论文似乎能从源头解决我们的问题。镜像是标记想象界和象征界的门槛。一个婴儿在六个月到八个月期间，经历了一个从将镜像错认为另一个玩伴，到意识到仅是图像，到最后认识到并非另一个幼儿而是自己图像的过程。在对镜像欢欣鼓舞的接受过程中，婴儿重建了图像，并将静态、零散、不完整的身体认知为自我之外的物体，即反向对称（后文将提到）。镜子经验仍然属于想象界，正如拉康在“想象界主题”中描述的在球面镜中创造的一束花的虚假镜像的经历。通过想象掌控自我的身体比实际掌控简单：到目前为止获得的最后发展是“主体通过真实的言语活动结合成象征系统，并宣称主体自身的存在”。尽管是通过口头确认的，拉康所定义的象征，事实上就是符号。在镜像阶段的接受过程中，存在一个象征性母体，自我在原始形式下陷入其中。只有语言能恢复主体“在共相中”的功能正如下文将看到的，虽然是非口头上的，但是这种回归到共相的过程适合任何符号解释过程。

镜像此刻处在由反射自我转变到社会自我的关键点，或者说，镜像是门槛。

7.3 通过镜像进入论辩

虽然上述结论是有根据的，但仅告诉我们在主体的个体论的某个时期镜像是什么，或者有何作用。整体来说，对镜像阶段的思考并不排除可能将它

用作某个符号现象。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质疑我们自身对镜子的使用是有价值的。成人创造符号，将自身当做主体，更重要的是已经熟悉了镜像，而不是从系统性或者个体性出发去考虑原始的时刻。若我们在这一阶段考虑问题，将有助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这种思考是以现象为证，而不是研究祖先不可改变的经历，或者是婴儿那些凭推测定义的、建立在猜测和外部数据之上的经历。

我们的研究是该从镜像还是符号开始呢？如果存在一个循环，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任何一个点进入。从下文可知，通过镜像进入论辩会比较顺利：虽然研究镜像会牵涉到镜子的各个方面，但是符号学是否涉及任何关于符号的问题却仍有疑问。整体说来，对镜像的研究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所谓的精密科学应当比非精密的科学更加准确。当质疑自身镜子方面的经验时（从此我们可谈论折光经验的科学性），我们可能最好奇的是，在哪种程度上折光是精准的。

7.4 现象学上的镜像：镜像不会颠倒

镜子是反射入射光线的任何平的或者弯曲的光滑表面。这个定义就排除了所谓反射其他波浪的镜子，如复合系统信号灯。

平面镜是指一个反射虚拟图像的表面。它具有垂直的、颠倒的（对称的）、反射的（与被反射物同型）、没有色差或者像差的特性。而凸面镜是指一个反射虚拟的、垂直的、颠倒的、缩小的图像的表面。

凹面镜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一个反射虚拟的、直立的、扩大图像的镜面，物体处于观察者和焦点之间；二是反射真实的、颠倒的、放大的或者缩小的图像表面，图像的扩大或者缩小取决于物体所处的位置，这个位置是焦点之外的某处。物体既可被人眼观察到，又可投射到屏幕上。

抛物线状的、椭圆的、球形的或者圆柱形的镜子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外，因为这些镜子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它们的研究结果仅可能在接下来关于扭曲镜像和折光剧场的两章适用。

在提出这些术语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弄清虚拟和真实是什么意思。凹面镜呈现的真实图像按常理说来是非真实的，但它被认作真实，不仅仅是因为接收它的主体可能将其误认为具有物理特性的客体，也有可能是因为它被投射到屏幕上，而虚拟图像是不可能做到的。之所以这样命名虚拟图像是因为观察者认为物体存在镜中，然而镜子当然没有内部。

另一方面，把镜像定义为一个物体颠倒对称的图像，更是异想天开。认为物体的左边在镜子中表现为物体右边的观点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一些人荒谬地认为：镜子有一种奇怪的功能，可以转换左与右，但是不能转换上与下。折光镜当然并非如此。如果像自由思想家习惯的那样，将镜子水平固定在屋顶，而不是使用竖立镜的话，我们会更容易相信镜子会上下颠倒，展现一个颠倒的世界。

但是问题在于，竖立镜本身并不翻转，任何镜子反射的左边也就是左边，右边也就是右边。这个观察者（即使是科学家也如此天真）通过自我亲身体验发现，镜中图像即自己，意识到自己右手腕正带着手表，但这种情形只存在于观察者即镜中人的情况。若那些人可以像爱丽丝一样穿过镜中，他们便不会这样欺骗自己。事实上，每天早上在洗漱间，我们虽然不是像一个大脑麻痹患者一样使用镜子，但是我们很笨拙地用侧面反身镜去修右边的络腮胡子，通过反射的反射，看到一个图像正在修右边的胡子，此处是反射的反射，镜中人即我们自己，若修左边的胡子也是如此。我们的大脑已经习惯于镜子本身忠诚地去反射镜前的事物，这与大脑通常将视网膜上呈现的图像颠倒同理，事实上我们确实也是颠倒的。包含史前史，我们的大脑已经有几百万年的时间去习惯视网膜图像，以至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几乎不考虑这种现象，但是大脑习惯镜像仅几千年的时间。尽管在认知和动力层面，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但是在概念层面上考虑，这种解释却不能清晰地区分物理现象和虚假性幻象，而是在某种认知和判断间游离。我们对镜子的使用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说错了，正如我们认为镜子忠实地反映我们所做的事而事实上是颠倒的。

如果我们把镜子反射现象缩小到纯理论的高度，就会发现没有任何对暗室的现象解释，暗室也没有光线传播。只有通过把虚拟图像拟人化，我们才分不清左和右。仅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开始怀疑如果虚拟图像是真实的物体，左和右如何区分。

在镜子前，我们不应当说镜像倒置，而应说是绝对一致，将吸墨纸摺到一张墨迹未干的纸上，情况是一样的。若我不能读出印在墨污纸上的内容，那是因为我们依赖于自身的阅读习惯而不是一致关系（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一面镜子来读它，也就是说通过翻转到第二个一致，与我们在浴室侧身反身镜中看到的一样）。这就意味着人类有更多时间去学会怎样理解镜子而不是

吸墨纸（除了莱拉德）。按照规则，字迹在吸墨纸上颠倒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做实际印迹来考虑，墨迹实际上是纸在撒谎的表现。人们都使用镜子，正是因为他们知道在镜中没有人，对观察者而言镜中人就是自己。

这些都表明，在了解和亲身体验镜子以前去谈论它，是多么的困难。很容易想象婴儿在不了解自己身体的决定性阶段是多么沮丧。当长大后，我们了解到自己也是反射性动物，拥有双重能力：在自我和他人认知现实和折光虚拟的情境中，既看到自己，也看到他者。我们总是更容易掌控自己的身体对镜子的使用。就在我写作期间，我正面对着一面镜子，镜中呈现一扇有把手的门。我想投一个打火机到把手上去，以确定门把手是在我的左边还是右边，或者是否我应当向后移动我的胳膊。我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将右手朝后向左肩移动，在左边身后我看到门把手，朝左后方一扔，基本上能打到它。可以下结论（其实在尝试之前已经知道），如果我转过身，门把手应是在我的右边。但我不得不将图像的倒置情况考虑进去，因为我的眼睛实际上盯着的是镜中门的虚拟图像，在镜子和门两样缺乏感知的物体中，不存在倒置关系。

7.5 符用学的镜子

对镜子正确的使用意味着，我们已经融会贯通了折射作用的规则，在此基础上就可谈符用学的镜子。若认为符用学是符号学的分支，我们不能在定义符号现象之前谈论它，这是没有用的争论。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某一处进入循环；另一方面，在这种联系中，我们也可能在更宽泛的层面使用“符用学”这个术语去包含认知的相互作用。问题在于，为了正确使用镜子，我们首先应知道我们正面对一面镜子（在拉康的研究中，面对镜子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镜像不是一个纯粹的幻象或者某个幻觉的经历）。

一旦我们把认知到的物体视为镜像，我们总是从镜子不撒谎这一原则出发。打印出来的照片呈现一个现实的幻象，与它相同，我们的确没有必要去颠倒镜像，但这并不表明认知或者判断会变得容易。镜子不会转变，它实事求是。众所周知，在一个不人道的程度它透露给那些照镜子的人一个事实：不能长时间欺骗自己，我依然年轻。大脑可以解析视网膜上的数据，而镜子却不可以解析物体。

我们信任的正是镜子这种超凡脱俗的、非人类的、残忍的本性。在正常情形下，镜子如感觉器官一样值得信任。到此，谈论符用性的目的就很清楚了：通过社会规约，将我们应用的一些镜子规则相对应地运用到对话性的互

动上。尽管在谈话中撒谎被当做是破坏，但对镜子而言却不是。

7.6 作为假体和渠道的镜子

我们信任镜子就如同信任眼镜和双眼一样，这三者皆为假体。严格地说，假体是可以替代丢失器官的装置（如人造手臂，一副假牙）；但宽泛点说，它是任何可以扩展器官功能范围的装置，如助听器、话筒、高跷、放大镜、潜望镜皆是假体。

器官都有固有的活动模式，而假体只能基于这些模式，延伸其活动范围，但假体的作用既可能是对器官的放大（如透镜）也可能是缩小（钳子延长我们手指捏取的距离）。在这个层面，镜子是一个绝对中立的假体，借助它，我们可在正常视觉可及的领域之外去捕捉视觉刺激，如身体面前、角落里或者洞穴中。镜子有时候可以作为缩小的假体（如弧形镜或烟熏过的镜子，此处对强度比例的感知远超过对波长的感知）。

假体可能是扩展性的（如透视镜），也可能是侵入性的（潜望镜或某些物理学家使用的反射镜）。然而镜子可以具有两种功能，即镜子可以延伸我们的视觉所及，就像眼睛长在食指上一样。甚至，理发师的镜子都有侵入性功能。镜子的魔力在于，它既有扩展性又有侵入性，这就能让我们更好地观察世界。通过镜子，我们可以像别人看我们一样看清自己。这是无与伦比的体验。

镜子既是假体又是渠道。渠道就是任何信息片段的物质媒介（此处信息是个物理概念，信息当做刺激片段一部分能定量测出，但与符号现象无关），不是所有的渠道都是假体，因为他们不一定扩展器官的活动范围（比如空气是声音传播的渠道），然而所有的假体都是渠道或媒介，甚至也可能存在渠道的渠道。例如先用镜子反射的光线，然后用它来调制摩尔斯电码，此处镜子是反射光线的首要渠道（它可以充当假体，如果它能提升光能或在相互反射的镜群系统中，让你抓住在原始镜像中人眼不能捕捉到的光线），但是反射的光线反过来又成为传播适合摩尔斯电码功能的第二渠道。任何条件下，这种关于光线的反射和渠道现象与镜像无关。

若将镜子鉴定为渠道，我们就很容易处理当镜像被用作在场征兆的情形。例如当我看着面前的竖立镜并顺着对角线观察平面时，我能看见邻近屋子里人的走动。此时，镜子充当了假体，但是我们可能认为，由于镜像是某人存在于某处的征兆，从而具有符号功能。然而，任何工作中的渠道，皆是某种发出信号的提供者存在的征兆。若果真如此，在与某人交流时，抛开说话内

容，我可以从交流中看出双重的征兆：首先他不是哑巴；其次他想表达内心的状态。当渠道活动的状态是渠道功效和信号来源存在的症状时，上述例子与渠道的对症使用相关，而与传达的信息无关。作为征兆的镜子，只与它本身的某些性质和使用性有关，而与镜像无关。

正如其他假体，镜子作为一种渠道或假体是认知欺骗的根源。我走进一个房间看见一个人正走向我，随后意识到我就是镜中人。对镜中人短暂的误认，可能诱导我将其认知为符号现象的阴影。但这是认知的欺骗，没有镜子，同样也会存在，如我将废品当做金子，或者看到不存在的东西。把不是镜子的东西用作镜子，同样也可以来创造假象。例如，在马尔克思兄弟拍摄的电影中有一个场景，葛茹秋正在照镜子，但是镜子并非镜子，而是一个空框。在其后面，哈珀正在笨拙地模仿葛茹秋的举动来制造喜剧效果。这个关于镜子的骗局与镜像无关，而是与虚构、表达和通过符号撒谎有关，但是所有这些都无关涉镜像的本质。在 12 节处理场面调度中的符号学时，这种情形可能用于作为渠道的镜子的使用中。

7.7 绝似符号

我们已经说过，折光的假体扩展器官的活动范围，感觉器官接收到的刺激与假体扩展范围等同。在这个层面，镜子提供给我们刺激场的绝似重复。若将符号定义为拥有所指称对象的全部特性的图像的话，我们可以天真地认为，镜像提供给我们物体的符号。但是，折光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任何叫做图像的符号都具有存在的这些特征，那么反射的绝似符号不是符号而是重复（见艾柯 1975，3.4，7）。从宏观的认知角度和使用目的出发，我正在写的这张纸是我刚才填写的表格的重复，但这不足以论证前者是后者的符号。你可能认为镜像与物体的关系不同于前面一张纸片与后者的关系，但是若你看着物体而非镜像，那么镜像就不是物体的重复，而是可以进入的刺激场地的重复。事实上，镜像是关于重复的理论独一无二的案例，可以去解释为什么镜子激励了如此多的文学作品。虚拟复制刺激物（将身体当做主体又当做客体，分裂自我，重新面对自我）、窃取形象和自我异化的经历使得人类的镜子经验在认知和指称方面绝对与众不同。正是从绝似符号的经历中，人类梦想进一步拥有同样特性的符号，这就是人们喜欢绘图的原因。绘图对物体不同程度的依赖关系决定了绘图的现实性，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像镜子一样拥有绝对重复的全部特征。

人类的镜子经验可能可以解释某个概念的出现，如符号学中的像似符号，但是不可以用像似符号来解释镜像。

然而，作为门槛的镜子，可借助其自身的实验使其更符合门槛的标准。烟熏后的镜子是个极佳的例子。它降低了镜像的绝似性，镜子基本上成为了次等的假体。

有一面镜子，若反射表面是由不透明的间条物质组成，此时呈现的虚拟图像是不完整的。在认知重构的层面，仍然可以看清虚拟图像，但认知效率的高低取决于不透明的间条的厚度。若不透明间条厚度合适，尽管反射的图像不是我的图像（因为我对自己的图像知道甚多，在这个情形下感知的重建受到先前信息的影响），但我仍然能满意地认知到被反射物。某些很小的解释因素会影响我们对周围事物的认知。黑暗、不透明障碍物的出现、烟雾都是渠道中的“噪音”，它削弱了感知数据，为获得某种认知信息需要猜测并解释。若这些猜测和解释也被当做是符号过程化，那么符号过程化就无所不在。虽然我们认为这个理所当然，但是符号过程性的开端并不意味着符号的产生，也不意味着符号的解释。若对镜子的使用也被当做一种符号过程，那么首先必须界定的是，在何种意义上，这些过程不导致符号的产生、解释和使用。

7.8 作为固定指涉者的镜像

镜子有一种特性：照镜子的人会看到自己。但是如果我将一面长时间照的镜子邮寄给我的爱人，好让她能记住我的面容，她在镜中却只能看到她自己而不能看到我。

我刚强调的这种自我证实的论据值得思考。若将镜像比作词语，它们就是人称代词。如代词“我”，如果我发音就是指翁贝托·艾柯，其他人发音就是指其他人。然而可能碰巧我在一个瓶子中找到一条信息写着“我在胡安费尔南德斯岛船只失事”。对我而言，很清楚有人船只失事了，但这人不是我。但是，若我在一个瓶子中找到一面镜子，在费尽心力把它拿出来后，无论这是谁发出的信息，我总是可以看到自己在其中。若镜子能命名（很明显这是比喻），针对具体的事物，它只能一次命名一个，总是只能为面前的物体命名。换句话说，无论镜像是什么，它都是由物体原件和它的物理形态决定的，这个物体我们叫做图像指称物。

若一定要去找寻镜像与词语的另一层关系，可将镜像比作专有名词。在某个拥挤的车站，我叫“约翰”，可能会有很多人转头过来，而这些人认为

“约翰”这个专有名字与他们之间有直接联系。但是若某人朝着窗户外说：“看，约翰走过来了。”我在屋子中并不知道约翰是谁，也不知道这个人正看见（或者说看到）一个男人（如果他正在使用适当的手语的话）。如果是这样，那么甚至专有名字并不直接指向客体。客体的存在决定着专有名字的表达方式。若我的同伴约翰不在的时候提到他，这是在撒谎，因为约翰的语言表达首先指向的是一般的内容。若有人最终决定给新生的女儿取洗礼名为约翰，我会认为他使用不当，因为约翰通常是男性的名字。

因此，镜像和专有名字间有一个不同，镜像是一个绝对的专有名字，而专有名字是一个绝似符号。换句话说，理想化的专有名字的符号语言与指称紧密相关，都建立在一种历史性的根据之上，最理想化的图像语言也具有它所指称的图像的所有属性。有人提出了一种专有名字的理论，叫做固定指涉。这种专有名字不能通过明确描述如约翰是谁来传播，但是可以经过反事实的陈述如约翰不会是谁来传播。这种名称不中断的链叫做因果关系链，通过某种原始洗礼，将名称和分派的原始物体相连。

镜子促使我们去想象这种情形。假设沿着某段距离，在被反射物体放置的点 A 和观察者所站的点 B（在正常情形下不能看见 A）之间固定的间隔和合适的倾角下放置一系列完整的镜子，通过反射链好让 B 点的观察者可以看见最近的镜中 A 的图像。

我们一直处在假体渠道的情形中。若镜子的数量是奇数的，观察者从与他距离最近的镜子中可以看到第一面镜子中反射的原始物体的图像。若是偶数的，图像会被颠倒两次，情况会变得复杂。此处不仅存在简单的假体，而且我们受到某种更加复杂的折光装置的影响，它有转换的功能。在任何情形下，对于我们此处所关注的问题，观察者只需要知道镜子是奇数还是偶数，然后他就能够与当他面对浴室的镜子或者理发师的镜子时表现一样了。现在，以已阐明的镜子的符用性的规则立场为基础，观察者知道（a）最后的物体是面镜子，（b）它说的是真话，因此我们也知道（c）点 A 处存在被反射的物体。通过这种因果关系链，最后的镜像成为了物体的固定指涉者，物体是刺激物的来源。此刻最后的图像是最初的物体。

这种折光装置将是固定指涉装置，不存在确定的语言学术语，更不用说专有名字，因为两种情况下固定指涉者会消失：（1）原始物体可能此刻不存在或者从没存在过；（2）不能确保名字仅对应一个物体，没有其他物体具有

相似的一般特征。

因此，我们最后会认识到严格的固定指涉者的语义学只存在于镜像的模拟语义中，没有语言学术语能够成为固定指涉者（正如没有绝对的像似一样）。如果没有绝似，任何固定指涉者都非镜像，任何固定指涉者的严格性都可能在不同条件下潜在蕴涵着不同的指代方式。作为绝对的固定指涉者，镜像本身不可以因无事实根据性而遭到质疑。事实上，若不违背符用学规则和任何与语言学有关的规则，我无法向自己提出如下问题：“如果对象的图像与我所理解的图像特性有所不同，那它是否是同一对象？”但是这种确信准确地提供了镜子现象的门槛。固定指涉者的理论成为了镜子魔力的受害者。

7.9 论符号

如果镜像和专有名字毫无关系，若不考虑指示作用，它也就和指向一般概念的普通名词毫无关联。这并不是说镜像不是符号，因为从古希腊至今，符号学传统理论已经超越口语符号的概念。

根据最早的定义，符号是“一物代一物”。按斯多葛派理论，最基本的可回忆起的符号是烟象征火。然而，镜像象征着作为反射物的物体，正如烟象征着制造它的火一样吗？

斯多葛派符号学理论不可避免地会引导人们去假设，是否只要满足前件能指示后件，此处前件、后件拥有根据蕴涵着 $P \supset Q$ 的逻辑比率假设的价值条件，那么任何事物都可以被当成其他事物的符号。因此，后件或多或少与前件间接相关，正如烟和火的例子一样。

然而，这种定义（正如我们在书中第一节看到的）是不足以定义符号的特征的。符号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 若前件可能成为后件的符号，需要前件有在场并可感知的潜力，后件通常不在场。对斯多葛派符号学家而言，后件的离场是必须的。如果看到烟雾从火焰中弥散，是不用考虑它是火的符号的。当指称物在场时，可产生话语和许多书面指示性的设备，但成为符号的条件是即使假象的指称物不存在，符号还是可理解。若超出了我实际的认知能力，或者在我解释这个符号的时刻，它已经不再存在（如史前动物的足迹），后件可能缺席。正如 Abelard 所说，语言的魔力是这样展现的，即使没有玫瑰，或者像玫瑰的东西从不曾存在，“无物为玫瑰”（nulla rosa est）完全可理解。

(2) 因此，前件可以无后件单独产生。人们可以用化学物质制造烟，假

装某处有火。符号可以用来对世界的某事件状况撒谎。

(3) 符号可以用来撒谎, 因为前件无需后件作为其必需或有效的原因, 只是假定由后件造成。

(4) 前件主要不是与一事态相连, 而是与多少一般性的内容相连, 在每个意指系统中, 前件所传达的后件仅为一个可能有诸多后件的类群。符号可以用来指涉指称物, 因为他们与内容相连 (外延是意图的功能)。甚至一个手势符, 如手指指向某个东西, 在定性为与指称的物体有连接性之前, 可以认为在某个给定的话语系统中它代表着: 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定点的半径距离的某个物体之上。事实上, 我可能会指示某个并不存在的东西, 而我的听众可能会先入为主地认为某处一定有东西。这里的東西就是前件表达的后件内容, 如手指指向某个东西。

(5) 但是, 斯多葛派符号学还不止这些。他们不是指出烟作为符号, 而是烟作为一种物质事件。他们认为符号本身是非物质的, 是两个命题之间蕴涵关系 (“如果有烟一定有火” 的命题在某种法则下可以解读为只要有烟一定有火)。因此, 这种符号关系存在于类型之间, 而不存在于个别之间。此处烟和火的关系并非个别烟自动指向火, 而是烟的一般类群自动指向火的一般类群。这种关系存在于类型符而不是个别符之间。换句话说, 某种符号关系的解释者只在两个个别物之间建立关系, 因为解释者已经知道, 个别之间拥有同样的关系。

(6) 符号是两个类型者间的关系, 使符号独立于生成或传达符号的实际渠道或介质。烟和火的关系不会因为烟是什么样的烟而改变。正如摩尔斯电码是通过点和长划来设密的, 而点和长划的组合与构成的密码的关系不会因为传播渠道而改变。

(7) 最后 (这一点是在原始的斯多葛派的理论上有所发展的) 是表达的内容可以被解释。若见到烟后有人告诉我说有火, 我可能问火是什么意思, 它可能指给我看某处有火, 或者拍下火的照片, 或者给一个口头定义, 或者让我重温高温的感觉, 或者提醒我过去经历的一次有火的事件。同样的, 当我听见有人叫约翰, 我会问约翰是谁, 这个说话者不需要指给我看约翰是谁, 他仅需要给他一个定义 (即露西的丈夫、昨天碰到的那个人、画饰中描绘的人、那个走路时像这样摇头晃脑的人等等)。解释不仅提供了表达的内容, 而且用自己的方式提供了更多信息。

7.10 为什么镜子不能创造符号

鉴于我们前文提到的内容，镜像并不能满足符号的要求。我们不能说，若通过镜子发现某人正站在我的后面，我是通过前件来指涉后件。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由于镜子是假体，这个结论与通过潜望镜或者双眼使用得出的虚假结论略有不同：如果我从镜子中看到一些东西，那么一定存在某些东西。这个推理与规范我们感觉间关系的推理相似：如果我们看见某物，那么一定这儿存在某物。

(1a) 即使被当做前件，镜像仅在有不可缺席的指称物存在的情形下存在。它从不指向远距离的后件。在不存在任何可能媒介的条件下，物体和图像间的关系是同时在场的关系，不存在任何可能的媒介。凭借镜像作为假体的活动，后件进入解释者的认知范围。

(2a) 镜像源于物体，物体缺席，不能产生镜像。

(3a) 因此，正如我们所见，镜像不能用来撒谎。我们可以撒关于镜像的谎（制造非镜像的多种现象），但是我们不能使用与通过镜像撒谎。

(4a) 镜像不可以与某一内容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仅仅通过与指称物间必要的关系，而可能与内容相关（我看着镜中的自我图像，反映了人体的一般特性）。符号能指向指称物，原因是它自动指向某个内容，而镜像仅会在与指称物有主要关系时才指向某一内容。

(5a) 因此镜像从来不建立一种类型间的关系而仅建立个体间的关系。这是另一种去区分想象界和象征界的方法，象征界所暗含的共相的消解实际上就是类型间的关系。

(6a) 毫无疑问，镜像在形成和传播的过程中不是独立于介质或者渠道的，它得以体现仅依靠一个唯一的渠道——镜子。

(7a) 最后，镜像不可解释。至多它的对象可以解释，如分析对象的不同类型、定义以及描述。更准确地说，镜像是从刺激场地创造重复。诸如此类的镜像仅仅可以通过第二面（第三面、第四面等）镜子反射。如果可解释性是内容的固有特征，那么没有内容的图像不可通过定义来解释（至少在给定了解释性概念的意义上了）。

7.11 反常现象：扭曲镜像

镜像不是符号，符号不是镜像。但有一些情形下，镜子用来产生镜像，可以定义为符号。

第一个奇怪的例子是哈哈镜。阿拉伯物理学家已经观察到这一惊奇效果,《玫瑰传奇》中曾写到此事。哈哈镜扩大而且扭曲了器官的功能,正如助听器将所有的对话转换成摇滚乐一样。因此,假体有助于产生幻象。可以幻想某种物质,在改变形式的条件下认知它的形状、颜色、声音、气味,此时感官就是在异常工作,此处的感官是以前我们通常信任的。一方面,若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其中的话,那连最不可预知的效果我们也会相信。另一方面,若意识到这是幻象,并自我控制反应,我们就能理解和分析感官数据,从而重建正确认知(更确切地说,类似于大多数人的认知)。哈哈镜也是上述情况。若我们既不知道这是一面镜子,又不知道它是变形的,则我们就处于一般性的认知欺骗中。这仅仅是一个渠道中噪音的问题。有时这种噪音不可感知,但若我们正在和某人说话时电话被咕啾声、咳嗽声,或者说话者的嘶哑声音打断,我们会条件反射地认为这是噪音。这次我们对感觉的分析是错误的,又一次把废渣当做金子。

若在嘉年华时,我们站在一面哈哈镜前,这种情形会更有趣。因此我们的观点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发现它很有趣,也就是我们喜欢这种介质的虚幻性。若纯粹为玩,我们就能像接受童话一样接受我们有三只眼或者奇大无比的胃,或者短腿。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暗示自己,此时镜子在撒谎。实际上我们不信任的终止与镜像的关系并不会与变形假体一样大。这个游戏很复杂:一方面,我表现出好像站在一面“说真话”的平面镜前,发现它映射出“非真实”的图像(镜中人不是我);另一方面,若我接受这个图像,则有人会认为我帮助镜子撒谎。这个游戏的快乐并不完全是符号性,而是审美性。也可用其他的假体做同样的实验,如通过有色镜观察世界。这个游戏与我处在巨大无比的嗡嗡声中所做的实验大致相同:为了听见“非真实”的声音,我将手掌放在我的耳朵上,又放下我的手,这样有节奏地替换。

然而,与此同时或稍微迟一点,出现了另一观点:由于知道自己正站在镜子前,我可以想象,它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告诉我事实,因为它反射(甚至很弱)我身体发射的入射光线(这可以自然地用于我在哈哈镜前看到别人的身体,若那身体是我的,从自恋的角度看,毫无疑问整件事都会变得更加精神愉悦)。

在这种情况下,我分析镜子提供给我的数据。以同样的方式,在考虑棍子耐高温的情形下,尽管我看到水中半截折断的棍子,我还能继续分析这些

数据并接受棍子是完整的。此处存在着可解释性的规则去译解镜面幻象（若不是在认知层面，至少也是智力评价层面）。在哈哈镜前，我把一些投影规则运用到测试中去，使得这种对称可以呈现，其中是虚拟图像给定的长宽，以及不同的反射物的长宽。接着，我们要用另一种规则去解释投射类型，这与在程式化或者荒诞风格绘制中要认识指称对象和典型对象的分类属性时，我们所使用的规则和投射规则相同。在这个层面，照哈哈镜的经历跨过了符号的门槛，移动了反射和符号过程性的边界。如果变形图像不是寄生于指称物，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有许多模糊的、不准确的、捉摸不定的符号性质。通常情况下，在个体对个体的关系中，面对哈哈镜，我们被迫接受自己像个侏儒、巨人或者怪物。这就像是某种概括过程的开端，（尽管相对于意识的异常现象控制下的持续受压抑的诱惑而言）像是忽略指称物去想象内容，这是对虚幻情形的冷静处理。对哈哈镜中自我图像的怀疑就是符号过程性的开端。

依据这个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哈哈镜认作施了魔法的城堡，这样我们就不会质疑已经本能区分了的反射和符号过程性的边界。

最后，毫无疑问，哈哈镜反射的图像告诉我们，作为渠道的镜子事实上是变形的。正如已经断了的棍子图像告诉我们棍子是浸在水中的。我们已经描述了对图像征候的使用，此处图像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物体的信息而是关于渠道的本质的信息。在这些情形下，我认知的惊喜成为渠道反常情况的征候（若我自身并不知晓这种情况，我怎么可以看见一根短棍和三只眼的脸呢？），并使得符号过程性事实上处于认知惊喜和渠道之间（这种情形与反常的热感应类似），而不是图像和物体之间。

7.12 前反射预演

我们可以考虑另一件更令人不安的事件。我在房间中面对着一面竖立镜，它处在相对我身体反射光线倾斜的位置。事实上，我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隔壁房间有人在旁若无人地做事。这种情况就类似于美国西部片中的镇长通过他面前在商店购买的镜子看到强盗走进来。这些情形并不难理解，我们已经说过镜子是假体，有时候与潜望镜有同样的侵入行为。

但现在我们想象在隔壁房间有主体 S1，通过镜子知道 S2 正在暗中监视他，但是假设（正确地）S2 认为 S1 并不知道 S2 在看着他。现在 S1 想让 S2 相信 S2（认为他没被看见）正在做一些值得称赞的事。尽管 S1 只这样或者专门这样做赞成（或者反对）S2，但 S2 认为这是同时的。因此 S2 处在一个

基本上类似戏剧表演的位置。存在的不同是：观众会将戏剧误认为真实。那么 S1 正在用镜像撒谎，在这样的情形下，有任何的符号化过程吗？

任何事情都有符号化过程，但是镜像并不是如此。为让听众信服我的思想、情感等一些东西，我甚至能在口语中提出一个真实的论断。镜像中也是如此。镜像继续保持着它冗长的忠诚性，如上述事件中，S1 诚实且准确地反射 S1 在做的事。S1 正在做的是场面调度，所以镜像是符号过程化中的欺骗。

贝泰蒂尼在 1975 年提出前电影预演的概念。我们对摄像机忠诚的信任度通常与摄像机将要拍摄场景的真实性无关。尽管我们相信摄影装置的忠诚度，但是若一部电影中出现一个飞毯上有一个仙子和七个小矮人，我们知道这种情况是幻想的，只有小孩将这个场面当做现实，不够成熟影响着他们对场面调度的符号理解，撇开他们可能缺乏对电影拍摄符号的理解能力不谈。

同样的，存在着可创造虚假情形的前反射预演。在这种情形下，任何符号的考虑都应当从镜像转向预演，镜像仅仅只是前反射信息的渠道。这些考虑也表明除去前反射预演，也存在着拍摄规则和特殊的编辑规则。S1 可能会倾斜镜子使 S2 只能看见隔壁房间发生场景的一部分（无论真实的或是排演出来的）。镜子总是框起的装置，稍微倾斜它们是利用它们的特殊性。然而再一次符号的欺骗过程并不存在于镜像之中（通常描绘的事物和镜子中看到的一样），而是通过渠道的操纵。

现在可以设想这样的情况：S1 通过遥控随意地倾斜镜子展现给 S2 几秒内所处的隔壁房间的不同角落。若在一个角度，镜像呈现某一物体，换个角度，有人正在他面前对他翻白眼。S1 可能创造的反射图像与电影剪辑中的库里肖夫效果相似。根据他的剪辑效果，S1 可能会让 S2 相信隔壁房间坐着的那个人正怀着不同的心情，比如怒火、欲望或者惊奇地观察各式各样的物体。镜子一个快速倾角的转换就会让 S2 丧失物体间的实际空间感。这个情形下，镜子移动可能会创造一个真实的符号过程性场景，一个惊险的故事，一部小说，一个精神上的混合物。

若将镜子当做渠道使用，那么上演、拍摄和剪辑皆有可能。它们皆是符号的欺骗过程，其欺骗手段和符号相关并为之服务。始终保持不变的镜像的审美性，这种性质使得镜像与所指因果相连。S2 可能倾向于普遍化过程，基本上忘记了他正在观察镜像，因此演绎一个类型故事而不是个别故事。

但是，正是故事本质与镜子联系使得镜子永远与原因的指称相连，处于

符号过程性和反射之间，也处于象征界和想象界之间。

7.13 彩虹和海市蜃楼

尽管与穿过大气底层中小水滴阳光的折射和弥散相结合，彩虹依然是局部反射现象，然而人们从不将其图像认为是镜像。彩虹仅在两种情形下利用了符号过程性，即被看成是奇迹或者上帝的信号，但同样的，它也可以被看成是风景、海啸、食、飞翔的鸟群。尽管不是依据物理现象特殊的反射性，从远古时期开始，人类其实就已经提供了它们的符号过程。

然而，彩虹出现也可以认为是暴风雨结束的征兆。由于彩虹也出现在峡谷当中，在这种情形下甚至不用推测指称物。任何情形下，甚至当彩虹被正确地认为是大气层中存在着延迟水滴的征兆，它表明的是渠道的反常情况而非实际物体。

即使是天真的观察者，也不会将海市蜃楼或者类似的现象认为是镜子现象而会当成是认知的欺骗。与之相反，对于一双批判的眼睛，它们甚至可以被认为某种给定大气渠道的状况的征兆或者是远处存在某物的征兆。以此为基础，彩虹或者海市蜃楼这类现象可用作物体的镜像，即用作假体。

7.14 折光剧场

正是通过类似海市蜃楼的现象，我们被引向去处理几个世纪以来镜子方面的戏剧如折光剧场（Theatrum catoptricum），多语戏院（Theatrum polydicticum），变形剧场（Theatrum protei），复景戏院（Speculum heterodictum），多景场（Multividium），复合场景（Speculum multiplex），变形画面（Tabula scalata）等。所有这些剧作可以分成三大类群。

（a）镜子增加或者改变物体的虚拟图像，无论以何种方式表演，观察者都认为是镜中反射。

（b）从物体表演开始，在不同曲面反射镜中拍摄的舞台剧创造真实的图像，观察者将其当做奇迹。

（c）若将平面镜恰当放置，镜子表面产生不同的叠放、并列、兼并的物体的图像，以至于观察者在未意识到是折光剧场的前提下，欣赏到奇妙的幻象。

在第一个情形中，观察者意识到舞台剧的折光性，他的处境与自己控制着一系列在不同角度互相对应的多次反射镜相似。他可能会审美地享受通过渠道的操控呈现的舞台剧。使用眼镜来观看表演是为了提升对演出的认知。

在这种情形下，表演本身就意味着这种可能性：能提升假体渠道提供的审美认知。任何审美性的享受皆包含着自我反射。我们的注意力不仅集中在信息的形式，而且集中在不同渠道的使用方法上。同样的，管弦乐队表演受欢迎不仅由于独立于渠道的旋律，而且与乐器资源利用的方式相关。

在情形（b）和（c）中，我们又回到了与海市蜃楼类似的情形，整体说来都属于光学幻象。镜子再次被用作渠道，但观察者未将注意力集中在此而未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观众至多审美性地享受了一场本质被忽略的表演。他认为自己正在观看一个奇迹，他所在的位置与在镜中见到自己的观察者类似，相信自己正处在一个实际的侵入者面前。这是一个纯粹的认知欺骗而不是一次镜像经历。考虑到符号生产模态的拓扑学，这样的认知欺骗可认为是编程刺激的结果。事实上，这种认知欺骗以表演为依据，而这种表演是符号过程化现象（此外，不同投射图像方法出现后，镜子剧院被废弃）。舞台剧中利用镜像是事实，其中存在着审美过程。

7.15 凝冻的镜像

我们继续现象学的实验，想象镜子是有魔力的（是真正的魔力而不是简单地创造魔幻镜像）。

假想我们有一面凝冻的镜子，甚至在物体消失后，反射的图像在镜子表面结冰。通过凝冻的镜子最终我们建立一种前件和后件间离场的关系，然而我们并没有消除最初指称物和图像间的因果关系，仅仅稍进了一层。照片底片事实上是凝冻的镜子。毋庸置疑，我们可以用底片重新冲洗高清的图像（波长、强度关系、轮廓）。说到底，我们会接受镜子反射的任何图像，不管它是破碎的或者是被不透明带遮掩不能完全呈现的。

什么让图片和镜像相似？一个实用的假想是冲洗底片的暗室应该和镜像一样忠诚，在任何条件下都能证实印刷机的存在（先前是在照片的情形中，现在是在镜子的情形中）。二者的不同在于，曝光的底片事实上是印迹或者痕迹。

即使排除图像底片上的反向，在印出图片上的进一步反向，以及对反面对称的恢复，痕迹和镜像在某些方面还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实际颠倒的一致性赋予了镜像特征。

重点是这些印迹是有目的但是跨物质的。跨物质性是指底片将光线转换成纯强度关系和自然颜色关系。此处存在着由此物到彼物的设想。渠道正在

失去重要性，图片可以在不同的物质中转换而关系保持不变。不像摩尔斯密码独立于标准信号使用的物质，图像无法独立于它的渠道。然而此处却正预示着某种释放。

可能由于上述现象，在关于个体的发生学意义上，“照片阶段”比“镜子阶段”晚得多。幼儿半岁到一岁就开始渐渐能认识到镜中之我，而要弄清旁人的形象、自己的形象，则要到五岁左右。他确实把图像认知为指向类群的表达，只有通过与一般相联系，他才指涉非专有的主体。他看见一个女人 X 的照片，将它当做是类型符女人的照片，运用到个别符女人 Y，最后认出这是他母亲的照片。事实上他不能指出专有的或非专有的名字，也不能指出图片呈现的松散指示符。在这个案例中，我们见证了符号过程化现象。

照片的符用学反应出了那些早期错误的影响。在证实底片已经在某处曝光时（至于这个，图像可用作证据），某物是否存在却引起怀疑。我们知道，通过舞台、视觉特技、感光乳剂、过度曝光和相似东西，我们可以创造一些并未存在、尚未存在、永不存在的物体。照片会说谎。若认为它不会说谎，可能是因为我们天真，或者是受到某种信仰态度的影响。客体性的指称物被推测出来，但是在任何时候都冒着消失在纯粹内容中的风险。这个图片是某个男人的照片还是那个男人的照片？它取决于我们怎么使用它们。在秘密地由指称物到一般性内容的基础上，我们偶尔把照片上的 X 当成 Y。这不仅是个认知错误，正如我们在镜中看见 X 走进来，认为是 Y。事实上，这种认知错误还可以引申到任何印迹中，无论清晰度多高（曝光的底片），类型人物最终超过个别人物。

除去折光剧场，在镜子中我可以选择镜头，甚至当我监视某人时，我只需要动一动。若我在镜中仅看到自己身体的一半，我只需要走进去在极限内向下就可以看到先前图像中没展现出的身体部分。甚至在我起初没看到的地方，物体也可在此生成图像。与此相反，照片的拍摄是相当严格的。我绝不会有看见从开始就没在图像中的人的腿。我仅能假想它的存在，我预先假定的腿可能不是腿，而只是两只脚。实际指称物的印象直接面对内容的类群，照片已经是符号过程化现象。

第二个神奇的实验是有关凝固图像的运动。电影综合了所有关于照片的评价，并加上实际剪辑规则和所有虚假的生成效果。电影中的印迹实际上是运动的。

第三个实验是这样的。印迹的辨别度很低，镜子看起来像图像凝固器。在这之上，不能确保存在着镜子和图像的指称物。我看到的不仅仅是舞台、拍摄、选择性的虚拟角度，而且发现，在镜子表面工作的结果，是让后者能反射物体上的光线，这事实上是一幅画。这个实验满足了所有符号过程化现象的要求，物理上的生成和语义学上的解释完完全全不同于镜像。

这三个极具想象力的实验引导我们去想象不再与镜子相关的现象。尽管如此，在处理这种现象时，我们还是不能完全抛弃人类早期猿猴的镜像的记忆（正如早期的艺术总是沾染着猿的性质的气息）。

这样一种实验仍然值得考虑：将一系列的镜子沿山有规律地按间隔放置。若将镜子的序列用其他装置代替，将最初从物体上反射的光线转换成电子信号，然后通过最终的器械将此信号转换成光学信号，最后的呈像将会和照片与电影的印迹有相同特征。换句话说，照片和电影比镜像分辨率低，而且它们是跨物质和重新颠倒过来的。类似镜子链，这样的系统牵涉到固定指涉者，图像和引起它的指称物的关系是由物及物。

很明显，假使现场发射的话，可监测出电视转播的略图模型的系统只有这个特性。从使用角度讲，一台录制好的电视主播节目和电影只在图片的清晰度和感官种类上有所不同。类同于镜子，现场电视转播与指称物之间有绝似关系。

关键正是在于，指称物和图像间的空间间隔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引起潜在离场的怀疑，这点对于拉开空间距离的多次反射镜同样适用。本应存在的物体或许不存在。有一个还应考虑进去的基本要素是，相对于现场反射的信任感，记录装置加剧了观众的不信任感。从实用角度讲，电视图像在拥有镜像的优点的同时，也有图片和电影印迹的缺点。作为指称物的寄生物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谁能确信？多少装置或者什么装置可能通过这个渠道产生？拍摄和影响现场直播的剪辑扮演着什么角色？相机确定去探究真实所指的哪几个方面，这种图像的混合是否在任何时候都会产生库里肖夫效果？

然而，照片感光印迹和镜像间的比较至少透露了一些有关照片、电影和电视图像的符号学的至关重要的事情。镜像存在于符号学的边界之内，而绝不在语言学之内。每个印迹都是作为拓波敏感整体的投影，而不是当做易率。所有对印迹的解释方式（实际符号）都与变形的或者低分辨率的镜像的解释方式（非符号）相同。这一过程通过投射关系来发展，某个给定维度必须与

图像中同样的维度相配。若不是在客体—事件（指称物）中，至少在客体—类型（内容）中，图像会告诉我们这些。

实际上，只有在拍摄和剪辑时，由语法规则决定的类别才会出现。印迹非镜像，但是我们将其当做镜像。举个例子，若对其进行分析，一个仅与有图解的规定有关，一个可将图片的印迹看做真实的镜像，也就是说：印迹是快速反射的直接结果。它们的符号技巧仅可在如呈像、框表等最高的操作层面去探究。在其他情形下，与之相反，必不可少的是质疑假想的“无辜”，去探讨文化根源、假想的与指称物的因果关系的非自然性。

7.16 关键的实验

无论镜像和印迹间存在多强的幻觉，多大的歧义，多么混乱，只需要某个关键的实验就可以分清。只需要在照片、电影或者电视拍摄中、绘画中仿照一面镜子。这些镜像的图像并不和镜像一样起作用。除了镜像外不存在任何印迹和符号。无论是通过镜子来做鬼脸、夸张性的模仿，还是记忆，镜子在符号的世界中成为了印迹自身的阴影。你可以通过照片或者绘图来制作一副肖像，并断言它比原件真实，是符合现实的，但是众所周知，只要使用镜子，就不存在比原件更真实的图像。某个折光要素，能够映射独立存在的符号要素，但是符号要素却不可以映射折光要素。符号要素仅可以将折光要素归纳进一个类、一个体系、一个概念，或者纯粹的内容。

这两个世界，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开端，两者没有连接点。哈哈镜呈现的极端实例事实上是灾难性的。站队的时刻到来了，人们要下定决心选择站在哪一边。折光世界是实在，给人的印象是虚拟；符号世界是虚拟，给人的印象是实在。

译者简介：

张颖，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zhangying1989726@163.com